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卷要

經部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書序

詳校官祭酒
臣奉
謹
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百九十七

經部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書序

書序

集傳漢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班固曰孔子纂書
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今考序文於見存之
篇雖頗依文立義而識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間至
有與經相戾者於已亡之篇則依阿簡略尤無所
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顧世代久遠不可復知然



孔安國雖云得之壁中而亦未嘗以爲孔子所作
但謂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與討論墳典等語
隔越不屬意亦可見今姑依安國壁中之舊復合
序爲一篇以附卷末而疏其可疑者於下云

集說

孔氏穎達曰安國旣以同序爲卷檢此百篇
凡有六十三序序其九十六篇明居咸有一

德立政無逸不序所由直云咎單作明居伊尹作
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周公作無逸六十三序者
若汨作九共九篇橐飫十一篇共序其咸乂四篇
同序其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夏社疑至臣扈伊訓
肆命徂后太甲三篇盤庚三篇說命三篇泰誓三
篇康誥酒誥梓材二十四篇皆三篇同序其帝告

釐江汝鳩汝方伊陟原命高宗彤日高宗之訓八篇皆共卷類同故同序同序而別篇者三十三篇通明居無逸等四篇爲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卽百篇也○馬氏廷鸞曰書序自爲一篇堯典之後皆相續之辭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集傳聰明文思欽明文思也光宅天下光被四表也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以虞書也作者追言作書之意如此也

集說

孔氏安國曰言聖德之遠著遜遁也老使攝遂

禪之○程子曰聽廣曰聰視遠曰明文文章也
謂文理明順成文也思謀慮意思也謂其含蓄堯以
此聰明文思臨治天下其道光顯故云光宅言光顯
而居天下也○蘇氏軾曰聖人之德如日月之光貞
一而無所不及也○林氏之奇曰昔在者篇首起語
之辭書序自爲一篇故以昔在帝堯起於篇首遜遁
也春秋夫人姜氏遜于齊公遜于邾其義蓋出於此
遜于位非謂逃遁而去也蓋厭倦萬幾之務將使舜
攝行天子之事而壇焉孟子所謂堯老而舜攝也○
朱子曰小序多可疑堯典一篇自是說堯一代爲治
之次第至讓于舜方止今却說是讓于舜後方作舜
典亦是說一代政事之始終却說歷試諸難是爲要
受讓而作也○馬氏廷鸞曰案維昔黃帝法天則地
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
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此太史公序傳之文與

書序堯典之說一也是皆古策書史官之序語如此今史記序傳亦自爲一篇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集傳側微微賤也歷試徧試之也諸難五典百揆四門大麓之事也今案舜典一篇備載一代政治之終始而序止謂歷試諸難作舜典豈足以盡一篇之義

集說

孔氏安國曰爲庶人故微賤嗣繼也試以治民之難事○孔氏穎達曰此云側微卽堯典側陋

也不在朝廷謂之側其人貧賤謂之微居處褊隘故言陋昭八年左傳云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似其繼世相傳常有國土孔言爲庶人者堯典云有鰥在下此云虞舜側微必是爲庶人矣蓋至瞽瞍始失國也

○黃氏度曰舜自虞卽帝位都安邑或曰蒲坂或曰平陽○呂氏祖謙曰舜之聞本於師錫而此言堯聞者人君以天下爲耳目四岳之薦卽堯之聞君臣一體也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豪飫集傳漢孔氏曰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也汨治作興也言治民之功興也豪勞飫賜也凡十一篇亡今案十一篇共只一序如此亦不可曉

集說

孔氏穎達曰凡此不見其經暗射無以考中孔氏順其文爲傳耳是非不可知也他皆倣此○

左傳言犒師者以師枯槁用酒食勞之是橐得爲勞也襄二十六年左傳云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是飫得爲賜也○葉氏夢得曰別生因生以賜姓也分類胙土以命氏也故禹平水土後亦曰錫土姓○朱子曰方設居方逐方各設其居之道九共九篇劉侍讀以共爲邱言九邱也劉原文云古文邱共相近誤爲共○問張子以別生分類爲明庶物察人倫恐未安曰書序本無證據今引來解說更無理會了○陳氏經曰隨方別居方之法如所謂量地制邑度地居民

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益稷集傳矢陳申重也序書者徒知臯陶以謨名禹以功稱而篇中有來禹汝亦昌言與時乃功懋哉之語遂

以爲舜申禹使有言申皋陶使有功其淺近如此而不知禹曷嘗無言皋陶曷嘗無功是豈足以知禹皋陶之精微者哉

集說

孔氏穎達曰皋陶爲帝舜陳其謨禹爲帝舜陳

錄其辭作大禹皋陶二謨又作益稷凡三篇也篇先大禹序先言皋陶者皋陶之篇皋陶自先發端禹乃然而問之皋陶言在禹先故序先言皋陶益稷之篇亦是禹之所陳因皋陶之言而禹論益稷在皋陶謨後故後其篇○林氏之奇曰虞史旣述二典又序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以爲三篇備二典之所未備○一序分三篇者竹簡所載不能多分爲三篇便簡冊而已非謂大禹謨盡在第一篇皋陶謨盡在第二篇

也三篇中凡禹所言皆大禹謨凡皋陶所言皆皋陶謨○朱子曰帝舜申之序者之意見書中皋陶陳謨了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故先說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又使禹亦陳昌言耳今書序固不能得書意後來說書者又不曉序者之意只管穿鑿求巧妙耳○帝舜申之之說亦嘗疑之既而考其文則此序乃三篇之序也皋陶矢厥謨卽謂皋陶謨篇也禹成厥功卽謂大禹謨篇也陳九功之事故曰成厥功也申重也帝舜因皋陶陳九德而禹俞之因復申命禹曰來禹汝亦昌言而禹遂陳益稷篇中之語此一句序益稷篇也以此讀之文意甚明不煩生意○小序只是周秦閒低手人作然後人亦自理會他本義未得且如禹謨序申重也序者本意先說皋陶後說禹謂舜欲令禹重說故將申字繫禹字蓋伏生書以益稷合於皋陶謨而思日贊贊襄哉與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相連申之二字便見舜令禹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

意今人都不如此說說得雖多皆非其本意也○陳氏櫟曰案朱子語錄甚明蔡氏不純祖述仍用交互申禹使有言申臯陶使有功之說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集傳別分也分九州疆界是也隨山者隨山之勢濬川者濬川之流任土者任土地所宜而制貢也

集說

陸氏德明曰九州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春秋說題辭云州之言殊也

○孔氏穎達曰計九州之境當應舊定而云禹別者以堯遭洪水萬事改新此爲作貢生文故言禹別耳
○黃氏度曰肇十二州禹并爲九州商周因之疆域進退微有不同因時之宜也以職方界域與禹貢合

觀爲可見○林氏之奇曰禹之取民既有田賦又有貢篚者鄭氏謂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異物各獻其所有蓋九州之內土地所生之物有可以供天子服食器用必使之得以辨其多寡以充每歲之常賦以是知所謂貢者其實乃在于九等田賦之內非于田賦之外別有貢也夫九州之貢雖有上下輕重之不同皆不過乎什一此所以爲任土作貢也貢乃賦稅之總稱不必漆絲鹽絺之類然後謂之貢蓋併與田賦之所出包篚之所入皆在其中矣○呂氏祖謙曰先別九州使疆界既定水乃可治隨山有兩說一謂水源皆出於山山脈與水脈通隨山卽所以導水一謂隨山開道以觀水勢而治之隨山濬川見禹之智任土作貢見禹之仁○陳氏大猷曰隨與任行其所無事也隨其土之所有而不責其所無是謂任土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集傳經曰大戰于甘者甚有扈之辭也序書者宜若
春秋筆然春秋桓王失政與鄭戰于繻葛夫子猶書
王伐鄭不曰與不曰戰者以存天下之防也以啓之
賢征有扈之無道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序書者
曰與曰戰若敵國者何哉孰謂書序爲夫子作乎

集說

孔氏安國曰夏啓嗣禹立伐有扈之罪○黃氏
度曰與賢與子孟子論之盡矣謳歌訟獄朝覲

皆歸啓啓是以嗣禹而立不知扈何以不服至於天
子親征而猶大戰于其國野哉禹禪征苗啓繼征扈

人心不同故事變多端也○朱子曰交兵曰戰○呂氏祖謙曰讀書者必觀其時識其變堯舜禹三聖相承渾然無間至啓而有跋扈之臣臣與君抗其勢若均其體若敵遂至於戰視有苗弗率汝徂征之氣象有間矣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集傳經文已明此但疣贅耳下文不注者放此

集說

陸氏德明曰五子名字書傳無聞仲康蓋其一也○孔氏穎達曰昆弟五人自有長幼故稱昆

弟○馬氏廷鸞曰如湯誓大誥等初未嘗言所作之意而引序以冠之此爲得體否則安知是篇何自而作乎至五子歌旅葬之類復加以序則爲贅矣

義和湏淫廢時亂曰脩往征之作脩征

集傳以經攷之義和蓋黨羿惡仲康畏羿之強不敢
正其罪而誅之止責其廢厥職荒厥邑爾序書者不
明此意亦曰湏淫廢時亂日亦有所畏而不敢正其
罪邪

集說

孔氏安國曰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
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湏於酒

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脩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
○孔氏穎達曰經云酒荒于厥邑惟言荒酒不言好
色故訓淫爲過言耽酒爲過差也聖人作曆數以紀
天時不存曆數是廢天時也日以甲乙爲紀不知日

食是亂甲乙也○蘇氏軾曰義和掌天地四時之官
堯時爲四人今此有國邑而以沈湎得罪則一人而
已不知其何自爲一也○陳氏櫟曰廢時失分至之
節亂日紊甲乙之序○陳氏大猷曰帝王之道莫大
於奉天堯作曆象舜作璣衡蓋時以作事事以厚生
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義和之征仲康可謂知帝王之
家法矣先儒於此書疑焉者蓋以時日爲輕也夫葛
伯不祀不過其身自得罪於祖宗而湯以爲始征義
和廢時亂日使人君上失奉天之道下失生民之務
其罪過於不祀遠矣又況有脅從渠魁之事乎學者
不疑湯之征葛而疑脣
侯之征義和者過矣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集說

孔氏安國曰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邱遷焉故
曰從先王居○陸氏德明曰此五亡篇舊解是

夏書馬鄭之徒以爲商書兩義並通○孔氏穎達曰契至成湯十四世凡八遷國都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邱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其餘四遷未詳聞也○孔言湯自商邱遷焉以相土之遷商邱其文見於左傳耳此言不必然也何則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湯都遂不改豈契至相土三世而七遷也相土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湯從何地而遷亳耳必不從商邱遷也○經文旣亡其義難明孔以意言耳所言帝告不知告誰序言從先王居或當告帝嚳也○陳氏櫟曰契帝嚳子舜封之商賜姓子嚳元都亳帝告疑卽帝嚳釐理治沃沃饒

土之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集說

孔氏安國曰爲夏方伯得專征伐葛國伯爵也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皆不祀湯始伐之

伐始於葛○孔氏穎達曰王制云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是言不祀必廢其土地山川之神祇及宗廟皆不祀故湯始征之湯伐諸侯始於葛仲虺之誥云初征自葛是也孟子湯居亳與葛爲鄰云云是說伐始於葛之事也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集傳漢孔氏曰先王帝嚳也醜惡也不期而會曰遇鳩方二臣名五篇亡

集說

孔氏穎達曰湯欲以誠輔桀冀其用賢以治不

可匡輔乃始伐之此時未有伐桀之意故貢伊尹使輔之○黃氏度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進之於桀古者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伊尹五就桀幸桀之改德也醜言其德垢穢爲可醜也於是爲不足事伐桀定於伊尹醜夏歸亳之日始入國門而遇汝鳩汝方與論夏事二臣商賢人二書必有異同之論惜乎其亡也○張氏九成曰惜二篇之亡不得見湯尹之心而孫武乃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以伊尹爲反間甚可怪也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集傳以伊尹爲首稱者得之咸有一德亦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陟在河曲之陽鳴條在安邑之西升

欽定四庫全書卷要

經部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書序

詳校官祭酒
臣奉
謹
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百九十七

經部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書序

書序



集傳漢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班固曰孔子纂書
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今考序文於見存之
篇雖頗依文立義而識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間至
有與經相戾者於已亡之篇則依阿簡略尤無所
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顧世代久遠不可復知然

孔安國雖云得之壁中而亦未嘗以爲孔子所作
但謂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與討論墳典等語
隔越不屬意亦可見今姑依安國壁中之舊復合
序爲一篇以附卷末而疏其可疑者於下云

集說

孔氏穎達曰安國旣以同序爲卷檢此百篇
凡有六十三序序其九十六篇明居咸有一

德立政無逸不序所由直云咎單作明居伊尹作
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周公作無逸六十三序者
若汨作九共九篇橐飫十一篇共序其咸乂四篇
同序其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夏社疑至臣扈伊訓
肆命徂后太甲三篇盤庚三篇說命三篇泰誓三
篇康誥酒誥梓材二十四篇皆三篇同序其帝告

釐江汝鳩汝方伊陟原命高宗彤日高宗之訓八篇皆共卷類同故同序同序而別篇者三十三篇通明居無逸等四篇爲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卽百篇也○馬氏廷鸞曰書序自爲一篇堯典之後皆相續之辭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集傳聰明文思欽明文思也光宅天下光被四表也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以虞書也作者追言作書之意如此也

集說

孔氏安國曰言聖德之遠著遜遁也老使攝遂

謂文理明順成文也思謀慮意思也謂其含蓄堯以
此聰明文思臨治天下其道光顯故云光宅言光顯
而居天下也○蘇氏軾曰聖人之德如日月之光貞
一而無所不及也○林氏之奇曰昔在者篇首起語
之辭書序自爲一篇故以昔在帝堯起於篇首遜遁
也春秋夫人姜氏遜于齊公遜于邾其義蓋出於此
遜于位非謂逃遁而去也蓋厭倦萬幾之務將使舜
攝行天子之事而嬪焉孟子所謂堯老而舜攝也○
朱子曰小序多可疑堯典一篇自是說堯一代爲治
之次第至讓于舜方止今却說是讓于舜後方作舜
典亦是說一代政事之始終却說歷試諸難是爲要
受讓而作也○馬氏廷鸞曰案維昔黃帝法天則地
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
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此太史公序傳之文與

書序堯典之說一也是皆古策書史官之序語如此今史記序傳亦自爲一篇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集傳側微微賤也歷試徧試之也諸難五典百揆四門大麓之事也今案舜典一篇備載一代政治之終始而序止謂歷試諸難作舜典豈足以盡一篇之義

集說

孔氏安國曰爲庶人故微賤嗣繼也試以治民之難事○孔氏穎達曰此云側微卽堯典側陋

也不在朝廷謂之側其人貧賤謂之微居處徧隘故言陋昭八年左傳云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似其繼世相傳常有國土孔言爲庶人者堯典云有鰥在下此云虞舜側微必是爲庶人矣蓋至瞽瞍始失國也

○黃氏度曰舜自虞卽帝位都安邑或曰蒲坂或曰平陽○呂氏祖謙曰舜之聞本於師錫而此言堯聞者人君以天下爲耳目四岳之薦卽堯之聞君臣一體也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橐飫集傳漢孔氏曰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也汨治作興也言治民之功興也橐勞飫賜也凡十一篇亡今案十一篇共只一序如此亦不可曉

集說

孔氏穎達曰凡此不見其經暗射無以考中孔氏順其文爲傳耳是非不可知也他皆倣此○

左傳言犒師者以師枯槁用酒食勞之是橐得爲勞也襄二十六年左傳云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是飫得爲賜也○葉氏夢得曰別生因生以賜姓也分類胙土以命氏也故禹平水土後亦曰錫土姓○朱子曰方設居方逐方各設其居之道九共九篇劉侍讀以共爲邱言九邱也劉原文云古文邱共相近誤爲共○問張子以別生分類爲明庶物察人倫恐未安曰書序本無證據今引來解說更無理會了○陳氏經曰隨方別居方之法如所謂量地制邑度地居民

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益稷集傳矢陳申重也序書者徒知臯陶以謨名禹以功稱而篇中有來禹汝亦昌言與時乃功懋哉之語遂

以爲舜申禹使有言申皋陶使有功其淺近如此而不知禹曷嘗無言皋陶曷嘗無功是豈足以知禹皋陶之精微者哉

集說

孔氏穎達曰皋陶爲帝舜陳其謨禹爲帝舜陳

錄其辭作大禹皋陶二謨又作益稷凡三篇也篇先大禹序先言皋陶者皋陶之篇皋陶自先發端禹乃然而問之皋陶言在禹先故序先言皋陶益稷之篇亦是禹之所陳因皋陶之言而禹論益稷在皋陶謨後故後其篇○林氏之奇曰虞史旣述二典又序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以爲三篇備二典之所未備○一序分三篇者竹簡所載不能多分爲三篇便簡冊而已非謂大禹謨盡在第一篇皋陶謨盡在第二篇

也三篇中凡禹所言皆大禹謨凡皋陶所言皆皋陶謨○朱子曰帝舜申之序者之意見書中皋陶陳謨了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故先說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又使禹亦陳昌言耳今書序固不能得書意後來說書者又不曉序者之意只管穿鑿求巧妙耳○帝舜申之之說亦嘗疑之既而考其文則此序乃三篇之序也皋陶矢厥謨卽謂皋陶謨篇也禹成厥功卽謂大禹謨篇也陳九功之事故曰成厥功也申重也帝舜因皋陶陳九德而禹俞之因復申命禹曰來禹汝亦昌言而禹遂陳益稷篇中之語此一句序益稷篇也以此讀之文意甚明不煩生意○小序只是周秦閒低手人作然後人亦自理會他本義未得且如禹謨序申重也序者本意先說皋陶後說禹謂舜欲令禹重說故將申字繫禹字蓋伏生書以益稷合於皋陶謨而思日贊贊襄哉與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相連申之二字便見舜令禹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

意今人都不如此說說得雖多皆非其本意也○陳氏櫟曰案朱子語錄甚明蔡氏不純祖述仍用交互申禹使有言申臯陶使有功之說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集傳別分也分九州疆界是也隨山者隨山之勢濬川者濬川之流任土者任土地所宜而制貢也

集說

陸氏德明曰九州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春秋說題辭云州之言殊也

○孔氏穎達曰計九州之境當應舊定而云禹別者以堯遭洪水萬事改新此爲作貢生文故言禹別耳
○黃氏度曰肇十二州禹并爲九州商周因之疆域進退微有不同因時之宜也以職方界域與禹貢合

觀爲可見○林氏之奇曰禹之取民既有田賦又有貢篚者鄭氏謂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異物各獻其所有蓋九州之內土地所生之物有可以供天子服食器用必使之得以辨其多寡以充每歲之常賦以是知所謂貢者其實乃在于九等田賦之內非于田賦之外別有貢也夫九州之貢雖有上下輕重之不同皆不過乎什一此所以爲任土作貢也貢乃賦稅之總稱不必漆絲鹽絺之類然後謂之貢蓋併與田賦之所出包篚之所入皆在其中矣○呂氏祖謙曰先別九州使疆界既定水乃可治隨山有兩說一謂水源皆出於山山脈與水脈通隨山卽所以導水一謂隨山開道以觀水勢而治之隨山濬川見禹之智任土作貢見禹之仁○陳氏大猷曰隨與任行其所無事也隨其土之所有而不責其所無是謂任土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集傳經曰大戰于甘者甚有扈之辭也序書者宜若
春秋筆然春秋桓王失政與鄭戰于繻葛夫子猶書
王伐鄭不曰與不曰戰者以存天下之防也以啓之
賢征有扈之無道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序書者
曰與曰戰若敵國者何哉孰謂書序爲夫子作乎

集說

孔氏安國曰夏啓嗣禹立伐有扈之罪○黃氏

度曰與賢與子孟子論之盡矣謳歌訟獄朝覲

皆歸啓啓是以嗣禹而立不知扈何以不服至於天
子親征而猶大戰于其國野哉禹禪征苗啓繼征扈

人心不同故事變多端也○朱子曰交兵曰戰○呂氏祖謙曰讀書者必觀其時識其變堯舜禹三聖相承渾然無間至啓而有跋扈之臣臣與君抗其勢若均其體若敵遂至於戰視有苗弗率汝徂征之氣象有間矣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集傳經文已明此但疣贅耳下文不注者放此

集說

陸氏德明曰五子名字書傳無聞仲康蓋其一也○孔氏穎達曰昆弟五人自有長幼故稱昆

弟○馬氏廷鸞曰如湯誓大誥等初未嘗言所作之意而引序以冠之此爲得體否則安知是篇何自而作乎至五子歌旅獒之類復加以序則爲贅矣

義和湏淫廢時亂日脣往征之作脣征

集傳以經攷之義和蓋黨羿惡仲康畏羿之強不敢
正其罪而誅之止責其廢厥職荒厥邑爾序書者不
明此意亦曰湏淫廢時亂日亦有所畏而不敢正其
罪邪

集說

孔氏安國曰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
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湏於酒

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脣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
○孔氏穎達曰經云酒荒于厥邑惟言荒酒不言好
色故訓淫爲過言耽酒爲過差也聖人作曆數以紀
天時不存曆數是廢天時也日以甲乙爲紀不知日

食是亂甲乙也○蘇氏軾曰義和掌天地四時之官
堯時爲四人今此有國邑而以沈湎得罪則一人而
已不知其何自爲一也○陳氏櫟曰廢時失分至之
節亂日紊甲乙之序○陳氏大猷曰帝王之道莫大
於奉天堯作曆象舜作璣衡蓋時以作事事以厚生
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義和之征仲康可謂知帝王之
家法矣先儒於此書疑焉者蓋以時日爲輕也夫葛
伯不祀不過其身自得罪於祖宗而湯以爲始征義
和廢時亂日使人君上失奉天之道下失生民之務
其罪過於不祀遠矣又況有脅從渠魁之事乎學者
不疑湯之征葛而疑膚
侯之征義和者過矣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集說

孔氏安國曰契父帝魯都亳湯自商邱遷焉故
曰從先王居○陸氏德明曰此五亡篇舊解是

夏書馬鄭之徒以爲商書兩義並通○孔氏穎達曰契至成湯十四世凡八遷國都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卽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其餘四遷未詳聞也○孔言湯自商邱遷焉以相土之遷商邱其文見於左傳耳此言不必然也何則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湯都遂不改豈契至相土三世而七遷也相土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湯從何地而遷亳耳必不從商邱遷也○經文旣亡其義難明孔以意言耳所言帝告不知告誰序言從先王居或當告帝嚳也○陳氏櫟曰契帝嚳子舜封之商賜姓子嚳元都亳帝告疑卽帝嚳釐理治沃沃饒

之土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集說

孔氏安國曰爲夏方伯得專征伐葛國伯爵也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皆不祀湯始伐之

伐始於葛○孔氏穎達曰王制云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是言不祀必廢其土地山川之神祇及宗廟皆不祀故湯始征之湯伐諸侯始於葛仲虺之誥云初征自葛是也孟子湯居亳與葛爲鄰云云是說伐始於葛之事也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集傳漢孔氏曰先王帝嚳也醜惡也不期而會曰遇鳩方二臣名五篇亡

集說

孔氏穎達曰湯欲以誠輔桀冀其用賢以治不

可匡輔之○黃氏度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進之於桀古者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伊尹五就桀幸桀之改德也醜言其德垢穢爲可醜也於是爲不足事伐桀定於伊尹醜夏歸亳之日始入國門而遇汝鳩汝方與論夏事二臣商賢人二書必有異同之論惜乎其亡也○張氏九成曰惜二篇之亡不得見湯尹之心而孫武乃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以伊尹爲反間甚可怪也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集傳以伊尹爲首稱者得之咸有一德亦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陟在河曲之陽鳴條在安邑之西升

自胥義未詳漢孔氏遂以爲出其不意亦序意有以啓其陋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桀都在亳西當從東而往今乃升道從陟升者從下向上之名言陟當是山阜之

地歷險迂路爲出不意故也鳴條在安邑之西桀西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今安邑見有鳴條陟○林氏之奇曰伊尹旣醜有夏以歸而桀之作惡不悛終無改過之意於是相湯伐夏救民也湯得伊尹必使之就桀而輔以正之至於五反而桀終不改然後伐之天下後世知湯之伐桀非其本心也彼以伊尹爲湯作閒於夏者此乃戰國之士以己之私意臆度伊尹者也升自陟者所從伐夏之道也漢孔氏意謂桀都安邑在亳之西從東而往湯不由安邑之東而由其西兵法所謂出其

不意者也蘇氏曰古今地名道路有易改不可知者
安知陋鳴條之必在安邑西邪升陋以戰記事之實
猶泰誓言師渡孟津而已此說甚善夫威文節制之
師已無事於詐謀而況湯武之仁義乎謂出其不意
者其說固陋矣而唐孔氏又謂湯承禪代之後嘗爲
桀臣慙而且懼故出其不意果如此說則湯之伐夏
是誠何心哉○朱子語類問湯誓升自陋先儒以爲
出其不意如何曰此乃序說經無明文要之今不的
見陋是何地何以辨其正道奇道湯武之興決不如
後世之譎詐若陋是取道近亦何必迂路大抵讀書
須求其要處古人所謂味道之腴最有理又問凡書
傳中如此者皆可且置之曰固當然○呂氏祖謙曰
升自陋或謂出其不意豈王者之師哉或謂湯得人
和不必地利亦非人情也王者固仁義之兵然利害
向背亦必決擇升自陋必用
師當行之道夏之可攻處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集傳程子曰聖人不容有妄舉湯始欲遷社衆議以爲不可而不遷是湯有妄舉也蓋不可者湯不可之也唐孔氏以於時有議論其事者詳序文以爲欲遷者湯欲之也恐未必如程子所言要之序非聖人之徒自不足以知聖人也三篇亡

集說

孔氏安國曰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

龍者故不可而止言夏社不可遷之義○孔氏穎達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無人可代句龍故不可而止

於時有議論其事故史叙之爲篇○易革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大傳云改正朔易服色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故於是之時變置社稷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已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已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是言變置之事也湯於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於柱卽令廢柱立棄而上世治水土之臣其功無及句龍者故不可遷而止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傳說社祭句龍稷祭柱棄惟祭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柱棄是配食者也孔無明說而此序云遷社孔傳云無及句龍卽以社爲句龍也疑至與臣扈相類當是二臣名也蓋亦言其不可遷之意馬融云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

○程子曰湯以爲國既亡則社自當遷然遷之不若不遷之愈故但屋之春秋書亳社災是魯有亳社屋之故有火災也記喪國之社屋之○陳氏櫟曰孔注謂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此易社神非遷社也書亡本無所考據以序意詳之初欲遷夏社作夏社篇繼以二臣之議而止故又作疑至臣扈篇自商初不遷夏社垂爲後法周遂亦不遷商社所以亳社春秋猶存焉忠厚之仁監戒之義蓋兩得之始以爲可卒也不可縱以人言而不可主之者亦湯也伊川之說正不必辨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朶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集傳三朶國名今定陶也俘取也俘厥寶玉恐亦非

聖人所急篇七

集說

孔氏安國曰三股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

迫遂奔南巢俘取也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而寶之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孔氏穎達曰楚語云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韋昭云玉禮神之玉也言用玉禮神神享其德使風雨調和可以庇廕嘉穀故取而寶之○葉氏夢得曰非貪其實也國之庸器也則非以珍異爲寶可知矣

附錄

鄭氏伯熊白胡氏春秋傳曰古者寶玉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告終易代

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兗之戈和之弓垂之矢莫不陳列非直爲觀美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全而歸之則

可以免矣況神器之大者乎典寶之作其以祖宗之物所當常寶若無德則天亦不可常可不儆戒乎

湯歸自夏至于大垆仲虺作誥

集傳大垆地名

集說

孔氏安國曰自三朶而還○孔氏穎達曰上言

而言歸自夏者伐夏而遂逐桀於今方始旋歸以自夏告廟故序言自夏傳本其來處故云自三朶耳大垆當是定陶向亳之路所經湯在道而言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故仲虺至此地而作誥也○林氏之奇曰此篇序上一句言其作誥之時下一句言其所誥之地而湯之慙德與夫仲虺之所以廣湯之意者初無一言及之若此之類其爲史官記載之辭也審矣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集說

孔氏安國曰黜退也退其王命以伐桀大義告天下○孔氏穎達曰史錄其事作湯誥仲虺在

路作誥此至亳乃作故次仲虺之下○陳氏櫟曰諸侯來朝湯告之以與天下更始序意欠明

咎單作明居

集傳一篇亡

集說

孔氏安國曰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一篇○孔氏穎達曰百篇之序此類有四伊

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無逸作立政與此篇直言所作之人不言作者之意蓋以經文分明故略之馬融云咎單爲湯司空傳言主土地之官蓋亦爲司空也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集傳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
甲顛覆湯之典刑史記太子太丁未立而死立太丁
之弟外丙二年崩又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
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序書者以經文首言奉嗣王祇
見厥祖遂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後世儒者以序爲
孔子所作不敢非之反疑孟子所言與本紀所載是
可歎也肆命徂后二篇亡○吳氏曰太甲諒陰爲服

仲壬之喪以是時湯葬已久仲壬在殯太甲太丁之子視仲壬爲叔父爲之後者爲之子也祇見厥祖謂至湯之廟蓋太甲旣立伊尹訓于湯廟故稱祇見厥祖若止是殯前旣不當稱奉亦不當稱祇見也

集說

孔氏安國曰肆命陳天命以戒太甲祖后陳往古明君以戒○蘇氏軾曰太史公案世本湯之

後二帝七年而後至太甲其迹明甚不可不信而孔安國獨據經臆度以爲成湯沒而太甲立且以是歲改元學者因謂太史公爲妄初無二帝而太史公妄增之豈有此理哉殷道親親兄弟及若湯崩舍外丙而立太丁之子則殷道非親親矣安國謂湯崩之歲而太甲改元不待明年者亦因經文以臆也

附錄

孔氏安國曰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孔氏穎達曰周

法以踰年卽位知此卽以其年稱元年者此經云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寬服奉嗣王歸于亳若是踰年卽位二者皆當以正月行事何以用十二月也明此經十二月是湯崩之踰月太甲中篇三祀十二月是服闋之踰月以此知湯崩之年太甲卽稱元年也顧氏云殷家猶質踰月卽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月以爲首也商謂年爲祀序稱年者序以周世言之故也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與經不同彼必妄也○陳氏大猷曰孔氏謂太丁未立而卒程子謂年齒也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立太甲此說是也邵康節皇極經世書起於堯卽位之甲辰歷譜帝王世次湯起乙未太甲起戊申無外丙仲壬也謂湯崩甲立非同一年則

可謂中間猶隔七年則非成湯既沒而以太甲元年繼之則太甲繼湯明矣況康節歷數所譜悉與經合又何疑乎○胡氏一桂曰案湯後有外丙仲壬二王蔡氏力主之邵子經世書又合孔注朱子孟子集注亦云二說未知孰是闕之可也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集傳案孔氏云桐湯葬地也若未葬之辭蓋上文祇見厥祖言湯在殯故此不敢爲已葬使湯果在殯則太甲固已密邇其殯側矣捨殯而欲密邇湯於將葬

之地固無是理也孔氏之失起於伊訓序文之繆遺
外丙仲壬二帝故書旨不通

集說

孔氏安國曰不用伊尹之訓不明居喪之禮不知朝政故曰放○孔氏穎達曰經稱營于桐宮

密邇先王知桐是湯葬地也舜放四凶徙之遠裔春秋放其大夫流之他境嫌此亦然故辨之云不知朝政故曰放與彼放逐事同故亦稱放也○王氏天與曰思庸漢孔氏曰念常道蘇氏曰思用伊尹之言也陳氏曰孟子所謂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者也

伊尹作咸有一德

集說

孔氏安國曰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孔氏穎達曰太甲既歸於亳伊尹致仕而退

恐太甲德不純一故作此篇以戒之此主戒太甲而言臣有一德者欲令太甲亦任一德之臣經云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是戒太甲使善用臣也○朱氏祖義曰伊尹示太甲以傳心之要故咸有一德之書作焉太甲克終允德德固一矣然人心無常一念苟差則前日之允德安保其不變哉伊尹告歸之際猶以爲慮一德其大矣乎明乎一德之理推而爲用人已一也君民一也幽明古今終始無適非一伊尹心欲太甲君臣咸有純一之德故以名篇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集說

孔氏安國曰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訓暢其所行功德之事咎單忠臣名

作此篇以戒也○孔氏穎達曰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蘇氏軾曰咎單訓伊尹事猶

曹參迷行蕭何之政也咎單作明居司空之職也舜宅百揆亦司空之事也禹作司空以此考之自堯舜至商蓋嘗以司空爲政也歟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集說

孔氏安國曰祥妖怪二木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孔氏穎達曰二木合生謂共處生也七

日大拱伏生書傳有其文鄭云兩手楹之曰拱生七日而見其大滿兩手也殷本紀云一幕大拱所聞不同故說異也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則有青青之祥漢書五行志云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己體貌不恭則不能敬木色青故有青青之祥是言木之變怪是貌不恭之罰也○禮有贊者皆以

言告人故贊爲告也君奭傳曰巫氏也名咸鄭云巫咸謂之巫官者案君奭咸子又稱賢父子竝爲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王氏安石曰兆乎物者禍福特未定皆謂之祥應以德則爲福應以不德則爲禍○真氏德秀曰史記云太戊立伊陟爲相桑穀生于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歟帝其修德太戊從之祥桑枯死太戊遇災而懼如此故周公稱之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是可謂知中宗之心矣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集說

孔氏安國曰告以改過自新原臣名○孔氏穎達曰言太戊贊于伊陟惟告伊陟不告原也史

錄其事而作伊陟原命二篇則太戊告伊陟亦告原俱以桑穀事告故序總以爲文也原是臣名而云原

命猶如罔命畢命也○陳氏櫟曰咸又以巫咸能乂王家也意此臣下自相警戒之書大戊又告命二臣意此君臣交相警戒之書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集說

孔氏安國曰大戊子去亳囂地名陳遷都之義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集說

孔氏安國曰仲丁弟相地名在河北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集傳沃丁太甲之子咎單臣名伊陟伊尹之子太戊

沃丁弟之子桑穀二木合生于朝七日而拱妖也巫
咸臣名囂相耿皆地名囂相在河北耿在河東耿鄉
河水所毀曰圮凡十篇亡

集說

孔氏安國曰亶甲子圮于相遷于耿河水所毀

陳遷都之義如盤庚之誥民也發其舊都謂之遷到
彼新邑謂之居遷于囂與居相亦事同也李願云囂
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在河北或曰今河南教倉
未知孰是○孔以河亶甲居相祖乙卽亶甲子故以
爲圮于相地乃遷都于耿也據文圮于耿謂遷來于
耿爲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于耿耳非旣毀乃遷
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毫
囂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旣毀于耿更遷一處盤庚又

自彼處而遷於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于刑馬遷所
爲說耳鄭云祖乙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修
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改政而
不徙如鄭所言稍爲文便但未可依信也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集傳以篇中有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序遂曰盤庚五
遷然今詳于今五邦之下繼以今不承于古罔知天
之斷命則是盤庚之前已自有五遷而作序者考之
不詳繆云爾也又五邦云者五國都也經言亳囂相
耿惟四邦耳盤庚從湯居亳不可又謂之一邦也序

與經文既已差繆史記遂謂盤庚自有五遷誤人甚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商自成湯以來屢遷都邑盤庚最在其後故序總之經言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故

序言盤庚五遷傳嫌一身五遷故辨之云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也上文言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并數湯爲八此言盤庚五遷又并數湯爲五湯一人再數故班固云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實止十二也此序云亳殷下傳云殷亳之別名則亳殷卽是一都湯遷還從先王居也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集傳案經文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是高宗

夢得良弼形象乃審其狀貌而廣求于四方說築傳
巖之野與形象肖似如序所云似若高宗夢得傳說
姓氏又因經文有羣臣百官等語遂謂使百官營求
諸野得諸傳巖非惟無補經文而反支離晦昧豈聖
人之筆哉

集說

孔氏安國曰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夢得賢相其名曰說使百官以所夢

之形象經求之於野得之於傳巖之谿命說爲相使攝政○孔氏穎達曰以工爲官見其求者衆多故舉百官言之皇甫謐云使百工寫其形象則謂工爲工巧之人與孔異也谿是水流之處巖是山崖之名序

稱傳巖傳云傳巖之谿以巖是總名故序言之耳○
林氏之奇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創業垂統有功
者祀以爲祖守文之主有德者祀以爲宗其廟皆百
世而不毀商人立廟之制其所祖而祀之者成湯是
也所宗而祀之者太甲太戊高宗是也宗之者旣不
止於一人則人不可以無別故以太甲爲太宗太戊
爲中宗武丁爲高宗曰太曰中曰高者所以爲廟之
制也唐室以宗爲廟號之常稱不復論德而先王建
廟立宗之制至是紊矣○呂氏祖謙曰清明在躬志
氣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高宗舊學于甘盤恭默
思道至誠所召必有以開其先矣故形於夢大抵誠
則一一則通至誠者志爲氣之帥見之於夢無非兆
朕之先故夢得說遂信之而不疑而果得之其後
如武王言朕夢協朕卜皆周禮之所謂正夢也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諸王作高宗

彤日高宗之訓

集傳經言彤日而序以爲祭成湯經言有雉雉而序以爲飛雉升鼎耳而雉載籍有所傳歟然經言典祀無豐于昵則爲近廟未必成湯也宗廟都宮堂室深遠幽邃而飛雉升立鼎耳而鳴亦已異矣高宗之訓篇亡

集說

孔氏安國曰耳不聰之異○孔氏穎達曰經言

彤日有雉雉不知祭何廟鳴何處故序言祭成湯升鼎耳以足之禘祫與四時之祭祭之明日皆爲彤祭不知此彤是何祭之彤也洪範五行傳云視之

不明時則有羽蟲之孽先儒多以此爲羽蟲之孽非爲耳不聰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鼎三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也鄭云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爲政劉鄭雖小異其爲羽蟲之孽則同與孔意異詩云雉之朝雉尚求其雌說文云雉雄雉鳴也雷始動雉乃鳴而雉其頸○名高宗之訓所以訓高宗也此二篇俱是祖己之言竝是訓王之事但所訓事異分爲二篇

附錄

金氏履祥曰此篇首稱高宗彤日終言無豐于昵高宗廟號也似謂高宗之廟昵近廟也似是

祖庚繹于高宗之廟惟史記謂此書作于祖庚之時而其說又不分明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集傳咎惡乘勝也詳祖伊所告無一言及西伯者蓋
祖伊雖知周不利於商而又知周實無所利於商序
言殷始咎周似亦未明祖伊奔告之意

集說

孔氏安國曰祖伊祖已後賢臣戡亦勝也○陸氏德明曰黎國名尚書大傳作耆○林氏之奇

曰文王之爲西伯得專征伐之權出於紂之命也黎乃諸侯之國其地密邇王畿其君黨惡於紂而虐用其民文王旣專征伐於是率師戡黎而勝之曰殷始咎周者非是舉殷國之人皆知咎周也但指祖伊而言之耳史記曰祖伊聞之而始咎周此言爲得其實周人旣乘黎而勝之祖伊恐其將不利於殷爲是震恐而奔告于紂也○袁氏默曰周人乘其勢以戡之戡如左傳戡定禍亂曰武○董氏鼎曰祖伊奔告于

受蓋謂民罔弗欲喪而大命者不至耳初無怨于周而曰殷始咎周何也經明曰西伯而序曰周人何也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集說

孔氏安國曰錯亂也告二師而去紂○孔氏穎達曰不指言紂惡而言錯亂天命者天生蒸民

立君以牧之爲君而無君道是錯亂天命爲惡之大故舉此以見惡之極耳○林氏之奇曰微子箕子皆有國邑故以其爵爲稱比干雖爲三孤於王朝而未

有封爵故不以爵稱三人皆是紂之懿親位尊職近與紂同其休戚者也紂之暴虐不道於人事顛倒錯亂而無所統故天命亦皆至於紛錯此篇所載皆其錯天命之事也此三人者知其滅亡不旋踵而至矣情迫於中不能自己故微子謀於比干箕子而箕子遂言國勢危迫如此吾三人者所處不同各當順其勢之所宜因其心之所安以處乎是而不可以苟同

殷史得之以爲此篇○董氏鼎
曰錯亂天命如孟子所謂逆天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
篇

集傳十一年者十三年之誤也序本依放經文無所
發明偶三誤而爲一漢孔氏遂以爲十一年觀兵十
三年伐紂武王觀兵是以臣脅君也張子曰此事間
不容髮一日而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而命絕則爲
獨夫豈有觀兵二年而後始伐之哉蓋泰誓序文旣

有十一年之誤而篇中又有觀政于商之語僞泰誓得之傳聞故上篇言觀兵之事次篇言伐紂之事司馬遷作周本紀因亦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訛繆相承展轉左驗後世儒者遂謂實然而不知武王蓋未始有十一年觀兵之事也且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繼以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卽記其年其月其日之事也夫一月戊午旣爲十三年之事則上文十一年之誤審矣孔氏乃離而二之於十有一年武

王伐殷則釋爲觀兵之時於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
釋爲伐紂之時上文則年無所繫之月下文則月無
所繫之年又序言十一年伐殷而孔氏乃謂十一年
觀兵十三年伐殷是蓋繆中之繆遂使武王蒙數千
百年脅君之惡一字之誤其流害乃至於此哉

集說

朱子曰柯國材言序稱十有一年史稱十有二
年書序不足憑至洪範謂十有三祀則是十三

年明矣使武王十一年伐殷到十三年方訪箕子不
應如是之緩此說有理○陳氏櫟曰案此之一月卽
武成之一月壬辰也戊午卽中篇之戊午次于河朔
也二日旁死魄壬辰則戊午二十八日也經之十有

三年卽洪範之十有三祀也一年之一字誤顯然矣
○董氏鼎曰泰誓誓三篇非一時一所所作序謂作
於一日豈
理也哉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集傳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
戰車革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司馬法曰一
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
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馳車七十五人革車二十
五人凡百人二車故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虎賁

若虎賁獸之勇士百人之長也

集說

陳氏櫟曰一虎賁必長百人一乘車總用百人以虎賁數合車數蓋三萬人也○董氏鼎曰經

無戎車而序乃自言之何也豈其附會記禮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而爲此序歟孟子蓋亦本於此歟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集傳歸獸歸馬放牛也武成所識其事之大者亦多

矣何獨先取於歸馬放牛哉

集說

林氏之奇曰此篇是武王克商之後史官記載其本末以見其一時應天順人之大槩自往伐

之初一於歸獸之後其所施設政事皆識於此識謂紀其事也

附錄

吳氏棫曰史記本紀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班固亦云歸狩當以狩爲正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集傳唐孔氏曰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爲文末

見意也

集說

程子曰武王不曾殺紂紂自殺遂言殺紂也○蘇氏軾曰洪範大法也武王所以問洪範者明

武王之得箕子蓋師而不臣也箕子之言曰殷其淪喪我罔爲臣僕殷亡則箕子無復仕之道以此表正萬世爲君臣之法如伯夷叔齊之志也太史公曰武王封箕子朝鮮而不臣也非五服之外賓客之國則箕子不可得而侯也然則曷爲爲武王陳洪範也以是道畀禹而傳至于箕子不可使自我而絕也以

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復可傳者矣故爲箕子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此敘書之意也○呂氏祖謙曰殷之當勝紂之當殺武庚之當立箕子之當以歸竝行而無心循天命之正由至公之理也除天下之大害傳天下之大法事之重一也以箕子歸以字當深玩箕子自言殷其淪喪我罔爲臣僕又言我不顧行遯其無臣服歸周之意久矣曰以箕子歸見箕子不欲歸以箕子歸者武王也自武王言之見其能尊德樂道屈致賢者自箕子言之見其道統在身欲遺範百王未嘗渝其不欲歸周之意而又不得不言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集傳宗彝宗廟彝尊也以爲諸侯分器篇亡

集說

孔氏穎達曰序云邦諸侯者立邦國封人爲諸侯也樂記云封有功者爲諸侯詩賚序云大封

於廟謂此時也釋言云班賦也周禮有司尊彝之官
鄭云彝亦尊也鬱鬯曰彝彝法也言爲尊之法正然
則盛鬯者爲彝盛酒者爲尊皆祭宗廟之酒器也分
宗廟彝器酒尊以賦諸侯既封乃賜之也○昭十二
年左傳楚靈王云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年變
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十五年傳
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
室杜預云謂明德之分器也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集傳獻貢也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集傳篇亡

集說

孔氏安國曰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遠國武王克商慕義來朝芮伯周同姓圻內之國爲卿太

夫陳威德以命巢○孔氏穎達曰武王克商卽來受周之王命知是殷之諸侯伯是爵也仲虺之誥云成湯放桀于南巢或此巢是也故先儒相傳皆以爲南方之國今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也鄭玄以爲南方世一見者孔以夷狄之爵不過于此君伯爵夷夏未明故直言遠國也○芮伯在朝作命必是王臣旅訓爲陳陳王威德以命巢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集說

孔氏穎達曰案經周公策命之書自納金縢之匱及爲流言所謗成王悟而開之史敘其事乃

作此篇○陳氏櫟曰周公納祝冊于金縢之匱中耳周公東征而歸之後史作此書述禱疾事爲始耳書

非周公作也此序不特不能盡此書之事大意全非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集傳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也以其監殷故謂之三監

集說

孔氏安國曰黜絕也將以誅叛之義大誥天下○黃氏度曰大誥專爲黜殷而作湯伐夏遂黜

夏命武王伐殷不黜殷命因其國立武庚武庚叛乃黜殷命何也曰湯黜夏命固以爲天下之公也天下不幸而復有放伐之事不可以爲典常故立武庚繼殷後其意以爲天遂廢之雖其國猶在不能病天下天將興之則雖周亦當退聽以俟天命之所授是亦爲天下之公也天卒歸周未嘗改命武庚爲亡國後而弗克畏天愾忿妄作蓋嘗受周封爵而臣周矣今乃叛之而招天下以爲亂是豈得復存哉或曰武庚

於周爲讎得閒稱兵無乃不可乎曰非也凡殺人而不義雖國君不得行於匹夫故其讎當復殺之而義者雖匹夫不得讎讎之則死武王行天討爲天下誅殘賊而可讎乎武庚能從父於死則可旣受周封爵而叛周則不可凡此天下之通義也○呂氏祖謙曰序言三監而不及武庚武庚之叛生於三監之謀也書言武庚而不及管蔡爲親者諱也

成王旣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集傳微子封於宋爲湯後

集說

孔氏穎達曰黜殷命謂絕其爵也樂記云武王克殷旣下車投殷之後於宋爾時未爲殷之後

也初封於宋不知何爵此時因舊宋命之爲公令爲湯後使祀湯耳○林氏之奇曰封微子爲書以命之

蓋陳其所以封之之意而勉以所當爲之事後世之命官必以制書蓋出於此○吳氏棫曰微子封宋蓋在武王時此書乃爵爲上公申命之書如孔氏之說則是微子前此未封至成王而始封非矣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集說

孔氏安國曰唐叔食邑內得異禾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周公東征未還故

命唐叔以禾歸周公唐叔後封晉○孔氏穎達曰歸禾年月史傳無文不知在啓金縢之後也王啓金縢正當禾熟之月若是前年得之於時王疑未解必不肯歸周公當是啓金縢之後喜得東土和平而有此應故以歸周公也昭元年左傳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所滅之唐卽晉國是也然則得禾之時未封於

唐從後稱之

爲唐叔耳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集傳唐叔成王母弟畝壟也穎穗也禾各一壟合爲
一穗葛氏曰唐叔雖幼因禾必有獻替之言成王既
悟風雷之變因命唐叔以禾歸周公于東旅陳也二
篇亡

集說

孔氏安國曰已得唐叔之禾遂陳成王歸禾之
命而推美成王善則稱君天下和同政之善者

故周公作書以嘉禾名篇○陳氏經曰此天地委和
借草木之靈以彰成王周公始疑終信之象乃君臣

和同之德之所感召也唐叔獻諸天子必以此意歸美稱德成王不有歸美於周公知有公不知有己也周公不有歸美於成王知有王不知有己也二書雖亡君臣和氣藹然猶可想見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集傳案胡氏曰康叔成王叔父也經文不應曰朕其弟成王康叔猶子也經文不應曰乃寡兄其曰兄曰弟者武王命康叔之辭也序之繆誤蓋無可疑詳見篇題又案書序似因康誥篇首錯簡遂誤以爲成王

之書而孔安國又以爲序篇亦出壁中豈孔鮒藏書之時已有錯簡邪不可考矣然書序之作雖不可必爲何人而可必其非孔子作也

集說

左傳定四年祝鮒曰分康叔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命以

殷誥而封於殷虛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孔氏穎達曰酒誥梓材亦戒康叔但因事而分之康誥戒以德刑又以化紂嗜酒故次以酒誥卒若梓人之治材爲器爲善政以結之○康圻內國名管蔡邶霍皆國名則康亦國名而在圻內惟鄭玄以康爲諡號以史記世家云生康伯故也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集說

孔氏穎達曰成王於時在豐欲居洛邑以爲王都使召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地因卜而營之王

與周公從後而往召公於庶殷大作之時乃以王命取幣以賜周公因告王宜以夏殷興亡爲戒史序其事作召誥○呂氏祖謙曰豐者舊都宗周之地也洛邑之宅一以道里之均受四方之朝會一以遷有商之民一以定周鼎此國家之大事也成王重其事使召公大臣先往相宅建作洛之規摹故召公因作誥使成王知艱難之理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集說

林氏之奇曰使來告卜者當周公之至洛王尚在塗故遣使而來所以得吉卜告於成王也王

之至洛蓋後周公而來也先儒又謂周公與王之相問答乃周公既成洛邑又歸宗周之後故篇末云王

在新邑明戊辰以前皆是宗周之事此亦不然篇內有曰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又曰公定予往已是成王將退而歸鎬京欲周公留居於洛則其相與應答皆在洛邑也明矣

成周旣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集傳遷殷頑民在作洛之前序書者考之不詳以爲成周旣成遷殷頑民繆矣詳見本篇題

集說

陳氏櫟曰書稱商王士殷多士殷遺多士未始目爲頑民小序之云然殊失周家忠厚之意其

失不但昧遷殷民之先後也

周公作無逸

集說

孔氏安國曰中人之性好逸豫故戒以無逸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

君奭

集傳蘇氏曰舊說或謂召公疑周公陋哉斯言也愚謂序文意義含糊舊說之陋有以啓之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相成王爲左右者言周召以師保而爲成王左右之相說命曰王置諸其左右命

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周召之爲左右相是亦陳善閉邪以輔成王主之德也惟周召旣爲左右相故因命以爲二伯分總天下之諸侯王制曰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

是也召公自武王時已居太保之位至於成王卽政之後將欲與周公謝事告老故周公作此篇言已不得留輔成王兼留召公共政蘇氏曰周公何以不歸也察成王之德未可以舍而去也周公齊百官以輔王而王之所用悉其私人受教於王者此其德豈能離師友而弗反也哉此說是矣然不獨此也殷之餘民染紂之化草竊姦宄無所不爲至康王之世而其餘風猶未殄苟一舉措之失宜則彼將乘閒而起矣此周公所以長慮却顧而以爲不可告歸也○陳氏櫟曰書中略不見召公不悅之意諸說揣摩皆序之陋啓之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集說

蘇氏軾曰蔡叔死于囚不得稱沒仲爲卿士無四父用子之理蓋釋之矣仲踐蔡叔之舊國以

鮮爲始封之君則周既
赦其罪矣故得稱沒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集傳踐滅也篇亡

集說

孔氏安國曰成王卽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孔氏穎達曰周公攝政之

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周公征而定之成王卽政
淮夷與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成王卽政始封伯禽
費誓之稱淮夷徐戎並興魯侯征之王伐淮夷魯伐
徐戎是同時討伐知成王卽政之年復叛也○黃氏
廣曰淮夷種類不一奄蓋其大者也淮夷嘗與管蔡
叛周故周公伐奄成王朝諸侯于洛邑淮夷又不至
成王於是東伐淮夷遂踐奄奄猶首亂也踐蹂也謂
滅其國也成王始祭天地宗廟見諸侯遷殷民封蔡

踐奄禮樂征伐無不行焉作書
名成王政言王政於此成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集傳史記作薄姑篇亡

集說

孔氏安國曰已滅奄而徙其君及人臣之惡者於蒲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言將徙奄新

立之君於蒲姑告召

公使作冊書告令之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周公作立政

集說

胡氏士行曰無逸立政相爲經緯無無逸之心則立政方冊而已無立政之體則勞於細故秦

皇隋文之程石傳餐矣○朱氏祖義曰周公戒成王以用人之事不曰用人而以立政名篇蓋謂得人則政自立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集傳成王黜殷久矣而於此復言何邪

集說

黃氏度曰還歸在豐作周官周官書成自文王之廟發之古者大命令大誥誓皆發於祖廟○

林氏之奇曰召誥序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蓋宅洛者亦是朝廷之大事故至于豐以告廟也○陳氏櫟曰序言歸在豐書云歸于宗周乃歸鎬非豐也自惟周王撫萬邦至董正治官乃此書之本序辭甚明白小序贅矣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集傳賄賂也義未詳篇亡

集說

孔氏安國曰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馱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卽政而叛王伐而服之

故肅慎氏來賀榮國名同姓諸侯爲卿大夫王使之爲命書以幣賄賂肅慎之來賀○孔氏穎達曰肅慎氏以王戰勝遠來朝賀王賜以財賄使榮伯爲策書以命之嘉其慶賀慰其勞苦之意○魯語云武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於是肅慎氏來賀貢楛矢則武王之時東夷服也成王卽政奄與淮夷近者尚叛明知遠夷亦叛蓋成王親伐淮夷而滅之又使偏師伐東夷而服之君統臣功故言王伐不是成王親自伐也肅慎之於中國又達於所伐諸夷見諸夷旣服故懼而來賀也○晉語云文王諏於蔡原訪於辛尹

重之以周召畢榮榮於文王之時名次畢公之下則是大臣也未知此時榮伯是彼榮公以否或是其子孫也同姓諸侯相傳爲然注國語者亦云榮周同姓不知時爲何官○黃氏度曰肅慎海外國魏時東夷挹婁通中國云卽古肅慎在扶餘東千餘里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
亳姑

集傳此言周公在豐漢孔氏謂致政歸老之時而下
文君陳之序乃曰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
方未命君陳時成周蓋周公治之以公沒故命君陳

然則公蓋未嘗去洛矣而此又以爲在豐將沒則其致政歸老果在何時邪篇亡

集說

孔氏穎達曰帝王世紀云文武葬于畢畢在杜南長安西北序說葬周公之事其篇乃名亳姑

與序不相允會其篇既亡不知所道○蘇氏軾曰畢有文武墓亳姑蒲姑也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至此并告以遷歟○黃氏度曰伊尹從湯葬周公從文武葬皆國禮猶後世陪葬山陵也○呂氏祖謙曰公欲葬成周蓋宗臣垂死憂國之心以邦之安危惟茲殷士致不忘之意意不在葬也成王領其意不從其葬使祔于文武也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集說

孔氏安國曰成王重周公所營故命君陳分居

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作書命之○孔氏穎達曰分別居處正此東郊成周之邑成周周之下都成王重周公所營猶恐殷民有不服之者故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也以畢命之序言分居知此分亦爲分居分別殷民善惡所居卽畢命所云旌別淑慝表厥宅里是也言東郊者鄭云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言成周之邑爲周之東郊也○蘇氏軾曰君陳命于周公之後畢公之前必周之老臣也鄭玄以爲周公子非也畢公成王之父師弼亮四世豈以周公之子先之○陳氏櫟曰治洛以化殷民爲重故君陳畢命曰尹茲東郊保釐東郊雖以東郊言實全付以治洛之任也君陳繼周公畢公繼君陳其任一也小序一分字辭意欠明或者遂謂分東郊之地成周之邑使君陳爲之正長王城之事君陳不與焉此說蓋小序誤之也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集說

黃氏度曰召公以太保爲冢宰畢公以司馬兼太師畢公序召公下名數不同也召畢率諸侯

爲諸侯長也君奭周召相重在師保顧命召畢相重在率諸侯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集傳尸天子亦無義理太康尸位義和尸官皆言居其位而廢棄其事之稱序書亦用其例謬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康王既受顧命主天子之位羣臣進戒於王王遂報誥諸侯史敘其事作康王之

誥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爲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爲二○黃氏度曰周人大封諸侯重監牧之權

齊魯衛晉土壤廣斥當時固有翼衛之效數傳之後
事體必變周公成王見其幾矣故二書變禮皆爲訓
飭諸侯○呂氏祖謙曰遂繼事之辭也旣宅尊位繼
卽誥諸侯其辭之迫則其勢必有不客已者四國流
言之變未遠亟頒新天子之號令所以鎮浮議而折
姦萌哀恫不言之際康王二公豈得已而不已者乎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集傳分居里者表厥宅里殊厥井疆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周禮內史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此云命作冊者命內史爲冊書以

命畢公○林氏之奇曰成周郊卽君陳序所謂東郊
成周成周爲王城之東郊故因謂之成周郊也篇內
曰保釐東郊卽此郊也分居里言分其居里於成周
東郊之地○陳氏櫟曰案此序康王命作冊畢一句

文義難通必有缺誤孔傳似爲得之而朱子非之何也○大意謂王命作冊書以任畢公耳○朱氏祖義曰商俗三紀之後與周公君陳之時大異化之尤難蓋是時爲善已衆不可無所勸爲惡雖寡不可無所懲非有元老重望不足以膺此責康王所以命畢公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集傳序無所發明曰周云者殊無意義或曰此春秋王正月例也曰春秋魯史故孔子繫之以王此豈其例邪下篇亦然

集說

黃氏度曰諸侯有司徒司馬司空亦有宗伯司寇故天子司徒以下稱大以別之○林氏之奇

曰是時大司徒缺穆王命君牙爲之篇內有
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此正大司徒之職也

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作冏命

集說

孔氏穎達曰正長也周禮大馭中大夫大僕下大夫此言大僕正則官高於大僕爲周禮大御

若是大僕何須云正乎且此經云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案周禮大御最爲長既稱正于羣僕故以爲大御中大夫且與君同車最爲親近故春秋隨侯寵少師爲車右漢書文帝愛趙同命之爲御凡御者最爲密昵故此經云汝無昵于儉人大僕雖掌燕朝非親近之任是下大夫不得爲長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集傳此序亦無所發明但增一夏字自古刑辟之制

豈專爲夷狄不爲中夏邪或曰訓夏贖刑謂訓夏后氏之贖刑也曰夏承虞治不聞變法周禮亦無五刑之贖其非古制明甚穆王耄荒車轍馬跡無所不至呂侯竊舜典贖刑二字作爲此刑以聚民財資其荒用夫子以其書猶有哀矜之意而錄之至其篇首特以耄荒二字發之其意微矣詳見本篇

集說

孔氏穎達曰呂侯得穆王之命爲天子司寇之卿穆王於是用呂侯之言訓暢夏禹贖刑之法

呂侯稱王之命而布告天下史錄其事作呂刑○經言陳罰贖之事不言何代之禮故序言訓夏以明經

是夏法王者代相革易刑罰世輕世重殷以變夏周
又改殷夏法行於前代廢已久矣今復訓暢夏禹贖
刑之法以周法傷重更從輕以布告天下以其事合
於當時故孔子錄之以爲法○陳氏大猷曰呂命二
字爲句疑
有闕文

平王錫晉文侯拒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集傳經文止言拒鬯而此益以圭瓚有所傳歟抑錫
拒鬯者必以圭瓚故經不言歟

集說

孔氏安國曰以圭爲杓柄謂之圭瓚幽王爲犬

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
之故錫命焉○孔氏穎達曰祭之初酌鬱鬯之酒以
灌尸圭瓚者酌鬱鬯之杓杓下有槃瓚卽槃之名也

是以圭爲杓之柄故謂之圭璣周禮典瑞云裸圭有璣以肆先王以裸賓客鄭司農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鄭玄云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爲名爵行曰裸漢禮璣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詩云瑟彼玉璣黃流在中也傳云玉璣圭璣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鄭云黃流秬鬯也圭璣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是說圭璣之形狀也禮無明文而知其然者祭統云君執圭璣裸尸大宗執璋璣亞裸鄭云圭璣璋璣裸器也以圭璋爲柄酌鬱鬯曰裸然則圭璣璋璣惟柄以圭璋爲異其璣形則同考工記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璣以祀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厚寸鼻寸鄭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璣是鄭以璋形如此知圭璣亦然毛傳又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璣則晉文侯於時九命爲東西大伯故得受此賜也○林氏之奇曰序言秬鬯圭璣而篇中特言秬鬯此亦互見其

義以相備也○陳氏櫟曰成王以秬鬯錫周公於作洛之餘見西周所以盛平王以秬鬯錫文侯於遷洛之始見東周所以衰蓋以我周東遷於晉焉依已位已定不啻足矣錫賚之重可以成王待周公者待文侯矣記曰賜弓矢然後征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苟以此律之今賜圭瓚則文侯可自爲鬯不資於天子矣錫以圭瓚則假之禮器賚以弓矢則假之兵權又不止於成王待周公者矣嗚呼其周之東乎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竝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集傳徐徐戎也夷淮夷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經稱淮夷徐戎序言徐夷略之也諸侯之制於郊有門恐其侵逼魯境故東郊之

門不開○蘇氏軾曰二寇皆在魯東東郊門不開非謂寇已至東郊也如漢烽火通甘泉而棘門霸上皆屯兵吳楚七國反而閉函谷關耳蓋戒嚴也○林氏之奇曰曲阜魯之所都左傳所謂少皞之虛者也魯之分地實禹貢徐州之境其地南抵於淮徐戎淮夷蓋東方戎夷之種落錯居於魯之境內者也當紂之時中國無政嘗侵入職方之地肆爲吞噬則其心必不利於齊魯之建國故伯禽之始居曲阜而淮夷徐戎並興者蓋與之爭魯也戎之與夷壤地相望蓋有唇齒犄角之勢服則俱服叛則俱叛常武之詩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閔宮之詩曰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莫不率從言淮浦必言徐土言徐宅必言淮夷明此二者嘗有並興之勢故也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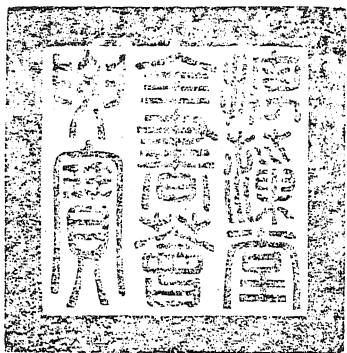
集傳以經文意考之穆公之悔蓋悔用杞子之謀不聽蹇叔之言序文亦不明此意

集說

呂氏祖謙曰秦穆因杞子之間潛師襲鄭書法宜曰襲不宜曰伐師未加鄭移兵滅滑書法宜

滑不宜曰鄭兵端發於鄭而加於滑晉襄公帥師還歸作秦誓傷於外者反於家動心忍性將以進於二帝三王之治者此其階也○鄒氏季友曰伯禽魯之先君當諱其名而乃斥言伯禽秦本伯爵故春秋書秦伯任好卒而乃稱秦穆公此決非孔子筆削之例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書序全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錄監生臣于飛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首上



詳校官祭酒
臣奉議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製書經傳說彙纂序

朕思六經皆治世之書而帝王之大經大法昭垂萬古
者推尚書為最備蓋自繼天立極精一執中二帝三王
法遞相授受而治法亦因之以傳今觀書所載成
天平地經國造邦建官立教禮樂兵刑之弘綱大用與
夫賡颺都兪之休風嘉謨嘉猷之陳告凡所為永膺天
命而致時雍協和之效者雖相去數千年尚可於方策

中想見其欽明寅畏之衷敷布經綸之跡後之君臣得
奉為模楷以追踪於唐虞三代之隆詎不於書是賴哉
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聖學淵深治功弘遠存於中者二帝三
王之心發於外者二帝三王之治而稽古好學於典謨
訓誥之篇沉潛研究融會貫通初

命講官分日進講著有解義一編頒示海內復
指授儒臣薈萃漢唐宋元明諸家之說參考折中

親加正定廣大悉備於地理山川援今據古靡不精核為
書經傳說彙纂凡二十有四卷茲值刊校告竣與易詩
春秋諸經次第傳布敬製序文勒之卷首夫後世之天
下唐虞三代之天下也而治法之垂為典章心法之原
於性命者先後同揆百世之聖君賢輔未能易也故為
君者必思比德於堯舜禹湯文武而後無忝乎為君為
臣者必思婉休於臯夔伊傅周召而後無忝乎為臣朕
夙夜兢兢冀克守主敬存誠之道以遂覲光揚烈之懷

尤冀卿尹百執事共體元首股肱之誼殫協恭勵翼之忱寅亮天工誠和民志俾薄海內外永底乂安於以遠宗聖哲而仰承

皇考尊崇經學啟牖萬世之盛心顧不美歟是為序

雍正八年仲春十二日

雍正八年三月十四日奉

旨開列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總裁校對分修校刊諸臣職名

總裁

原任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兼工部尚書贈傅

臣

王項齡

南書房校對

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兼工部尚書翰林院事

臣

張廷玉

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仍兼戶部尚書事務

臣

蔣廷錫

經筵講官太子少傅刑部尚書

臣

勵廷儀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臣

王圖炳

巡撫慶寧處置事務兼糧餉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臣

魏廷珍

在館分修校對

太常寺

少

卿

臣

陸紹琦

原任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

臣

吳廷揆

鴻臚寺卿降一級調用

臣

李鳳翥

原任湖北巡

撫

臣

鄭任鑰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臣蔣連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修撰臣王希曾

原任提督貴州學政左春坊左贊善臣王奕仁

原任翰林院檢討臣陳均

原任翰林院檢討臣湯大輅

原任兵部車駕司主事臣李同聲

行人司掌印司正臣董洪

原任廣東廣州府知府臣張鎬

監

生

臣

張雲章

監

生

臣

王簡心

校刊

通政使司通政使

臣

趙之垣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目錄

卷首上

引用姓氏

書傳圖

卷首下

綱領

卷第一

虞書

堯典

卷第二

虞書

舜典

卷第三

虞書

大禹謨

皋陶謨

益稷

卷第四

夏書

禹貢上

卷第五

夏書

禹貢下

卷第六

夏書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卷第七

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卷第八

商書

咸有一德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卷第九

商書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卷第十

周書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卷第十一

周書

洪範

卷第十二

周書

旅獒

金縢

大誥

卷第十三

周書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卷第十四

周書

梓材

召誥

卷第十五

周書

洛誥

多士

卷第十六

周書

無逸

君奭

卷第十七

周書

蔡仲之命

多方

卷第十八

周書

立政

周官

卷第十九

周書

君陳

顧命

卷第二十

周書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回命

卷第二十一

周書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書序

臣等謹案書經傳說彙纂二十一卷

聖祖仁皇帝御定大學士臣王頊齡等奉

命修校尚書自孔安國据壁藏古文為全經作傳後
惟蔡沈親受朱子之傳著為集傳義最該備
而訓詁考證尚未精覈是編彙萃衆說略短
取長大要雖裒蔡傳而於制度名物道里山
川益加詳審是萬古

治世之大法實備於此固不僅為說經標準已也乾
隆三十九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 陸 費 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百七十四

經部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首上

引用姓氏

秦

孔氏

鮒

子魚

呂氏

不韋

漢

孔氏

臧

伏氏勝

董氏仲舒
寬夫
廣川

孔氏安國
子國

司馬氏遷
子長

劉氏向
子政

孔氏光
子夏

劉氏歆
子駿

揚氏雄
子雲